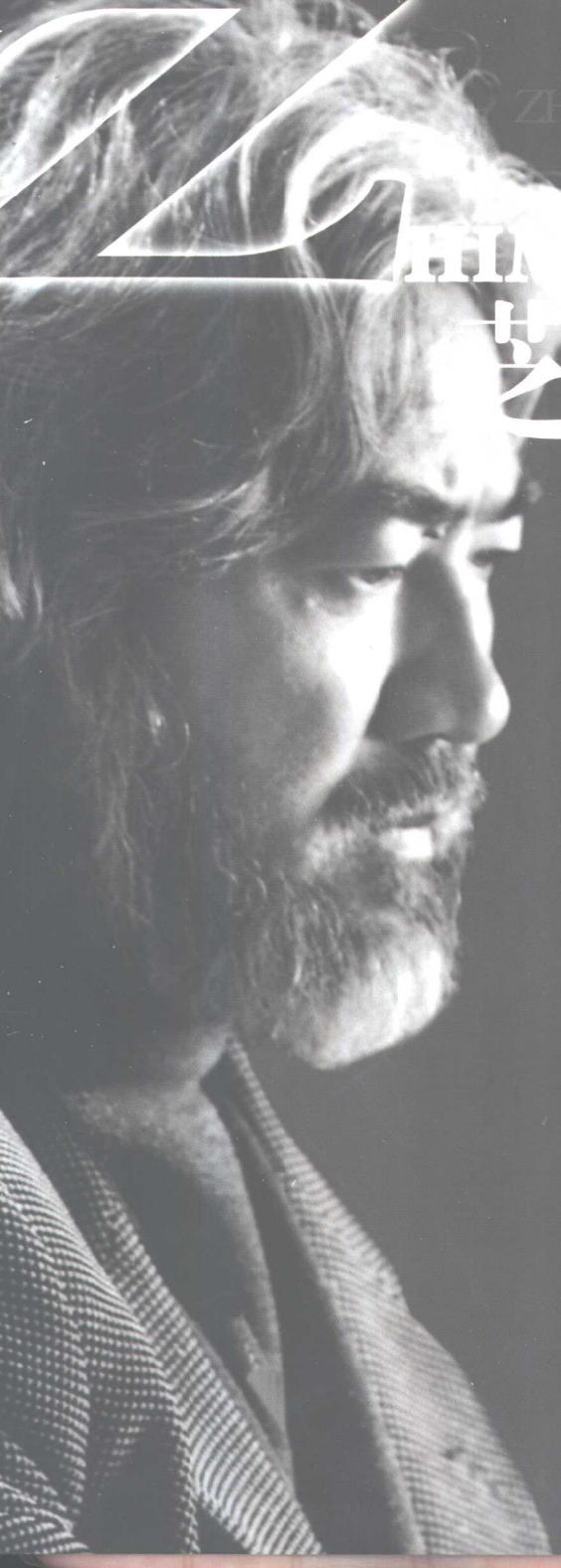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rofile portrait of Zhang Jizhong, a man with long, wavy hair and a beard, looking downwards. The image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ext and a large stylized 'Z' graphic.

中国电视制片人

ZHONGGUO DIANSHI
ZHIPIANREN

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ZHANG JIZHONG
FANGTAN LU

张纪中访谈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

乾达婆 著

中国电视制片人

芝麻开门

ZHI MA KAI MEN ZHANG JIZHONG FANGTANLU

张纪中访谈录

乾达婆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芝麻开门: 张纪中访谈录/乾达婆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19-04604-9

I. 芝... II. 乾... III. 张纪中——访谈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233 号

总 策 划 穆 山 江 淳

策划编辑 罗宇飞

美术编辑 李筱茜

特约编辑 何 霖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32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8.5 印张 25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 7-219-04604-9/I · 702

定价: 2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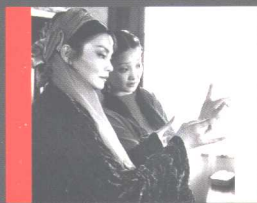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国演义



水浒传



青衣

封面摄影 郝运征

剧照摄影 赵新昌 晏 斐

(其余照片由张纪中、作者提供)



乾达婆，原名樊馨
蔓，中央电视台导演、记
者，著有小说《人体植物》
《你的影子》《一闪而过》
等，随笔《暴走的日子》。

总策划 穆山江 淳
策划编辑 罗宇飞
美术编辑 李筱茜
特约编辑 何霖
装帧设计 李筱茜

芝麻开门

目录

Z H A N G J I Z H O N G F A N G T A N L U

自白	1
旁述	5
一个大胡子老头	7
一个概念的讨论：我为什么只选金庸？	12
浮在水面的成就感	16
记忆之中的浮尘	19
在农村的广阔天地……	24
从一个讲台到一个舞台	30
呆在剧团的日子	34
第一个银幕的形象	38
北京——山西，山西……	42
缘份	44
故事的转机	50
中场休息	57
三月艳阳天	60
明星与戏	67

一碗面条	72
影视的生存现象	74
重拾《水浒》往事	77
一种有主题的生活	87
行进在光阴中	93
时间的立体与平面	98
电视的科技	101
剧组这个集体	106
『利益』从来不是贬义词	111
余音缭绕《笑傲江湖》	115
港台风格的讨论	123
『射雕英雄传』起幅，落幅	126
『天龙八部』缘起	144
龙架	150
武侠，武侠	156
行走的岁月	161

外景地	162
年轻不是错	170
明星制片人	174
音乐『之声』	178
岁月有情	182
迈出五月	189
娱乐报道	192
签约、签约、签约……	194
尾声	198
『芝麻开门』后记	200
附一：『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的激情	204
附二：『笑笑傲傲365天』	209
一波三折尽显英雄本色	210
金大侠一元钱转让改编权	213
青春有悔	217
黄导有根坚强的神经	222

我也曾患过『恐记症』	224
制片方略：热情＋真挚	229
同甘共苦，精诚合作	236
金庸与剧组亲密接触	243
结束语	247



“芝麻，开门！”

这是一句流行于全世界的谚语。有多少人都在暗暗期待着，希望它是一把开启金库、启迪智慧之门的万灵钥匙，等待着在“芝麻，开门”的呼唤之中，宝藏的所在为之洞开。

有这样一把灵异的钥匙吗？有这样一句神奇的咒语吗？

这个世界上，有我们内心盼望的宝藏吗？

肯定有的人会说有。有更多的人会说没有。

说“没有”的人，是针对自己的经验而言；说“有”的，是针对别人的经历而言。

四年之前，我还默默无闻，我走在任何一个人群里，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这很正常，四十多年来我都是这样过的。但是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了，经常会有人拦住我，问我，“嘿，你就是张纪中吗？”要与我握手，要和我拍照，要我签字。说实话，我的内心受宠若惊。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给予这个年代的乐趣，远没有“年代”给予我的多；我只是在我的职业范围内，力尽所能做到了应该做好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大众娱乐文化。

有行内的朋友和我开玩笑：纪中，

自

白

你学会了“芝麻，开门”的咒语！

渐渐的，我的更多的朋友，尤其是许多采访我的记者朋友，他们也认为我是一个掌握着一把“金钥匙”的人。一个毫无疑问的成功者。一个懂得“芝麻，开门”的人。

越是不了解我的人，越是用这样的眼神告诉我。

我很成功吗？

面对着一如以往的生活，我感觉不出所谓“成功”的界限在哪里。我依然兢兢业业做人，努努力力工作。上网或者翻阅报纸，上面倒是经常提到我，但是治疗感冒的药片和新型的家用电器也是被经常提到的，这只能说明我与这些新型的家用电器一样，都是一种大众的需要，并不能简单归纳为一种成功的象征。我制作的电视剧集，成为一切话题的由头，无论是骂声如潮的《笑傲江湖》（我自己依然认为是一部制作精心，具有创造力的好剧），还是牵动了观众心灵和情感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都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关注和评价。这倒是我乐意看见的，我做的就是大众娱乐，如果大众不娱不乐，不插嘴，不评说，不掐架，不夸我，不骂我，视当不见，耳若不闻，那真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情，那会是我莫大的悲哀。

但是仅仅这样就能够算是成功了吗？

成功的标准因人而异。

就在我开始写下这几行字的下午，我心情低沉。像这个时刻北京阴沉的天空。所有的麻烦，不是比以前少，而是比以前更加料想不到的多起来。十分钟前一个警察打来电话，通知我有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男子要与我通过法律说话，原因是2000年我们还在江苏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剧组请来的一名司机与当地人因为口角而发生了冲突。事情早已解决，剧组已经散去，开车的司机也留在了他自己的城市，而另一方当事人却不知道是从哪一页的报纸上记起了我，想起来了这笔账看样子还要再和我算一算。



拍完水浒传之后的张纪中手捧飞天一等奖，集体的荣誉让他乐不可支。

警察于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打来电话，要我“回忆并且解决这件事情”

这是我生活中的幽默。

这样的麻烦还排不上是“正当的麻烦”。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你每天都会遇到困难吗？”

人们按现象认为，大众意义上的“成功者”，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强人，就算是媒介报道了什么“困境”，也是炒作之类的妙用。我没有过一次自己可以主动开口说一些什么的，没有过一次机会说，“请你们帮帮我”，无论你们是谁。

因此每年都有上百次的时刻我想要呼唤“芝麻，开门”。我像任何一个人一样的在期望，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扇门在某一日会神奇地为我打开。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一扇门的。我是前面所说的“前者”，是针对自己的经历而言。没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地方会成为我们期待的寄托。

我曾经是一名电影演员。后来还做过导演。我尝试过拉大提琴。我做过中学的历史老师。我还教过

生理卫生课。我在舞台上演过十年的话剧-我做过电视译制片。现在我是一名制片人。之所以现在没有成为其他而是成为了一名制片人，是因为我所有前面经历的顿挫。我其他方面的不出色。试想如果其中有一项是成功的，我就会沿着这其中的某一项继续下去。但是没有。最后，我流落到了现在，成为一名电视制片人。

居然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十分的“火热”。

说几句正经话：“制片人”是把我所有性格中的弱项化腐朽为神奇的一项职业。针对我而言。这也是我能够把这个行当做得很好的原因。意外的收获是：只有在历经了一个制片人的工作过程之后，我才从细部了解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的触感和表象，它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大众接受的快感和电视人的良知需不需要理会这种“意味着”？电视可以是一种工业，但是也可以是一种心灵，还可以变成直接的欲望。我要把电视做成什么？是“说给你听”，还是由此“听你说来”？我开始思考电视是否应该作为一种继承传统艺术的追求，保持与时代的背道离异？还是作为一种娱乐，一种信息传播工具，永远保持着年轻的天真，新潮的尝试和媒介？还是兼而有之，就像人们习惯了对于白马王子和海螺姑娘的期待？电视所面对的观众是什么？是谁？是一切的主宰，裁判？还是被动的给什么是什么……

我的选择是：电视是我和你们之间语言的媒介。不是欲望，不是工业，也不是简单而浪漫的心灵。一种沟通，通过这样的沟通，我尝试着说明白一种“语言”，并且通过这种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言”，告诉你们，我们的这个时代，不是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是一种血性，一种情怀，当你忘情的时候，当你落泪的时候，当你痴迷，当你执着，当你追求的时候，你，就拥有了英雄主义的情怀！我呼唤英雄主义。

“芝麻，开门……”我经常在心里这样默默的说。虽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句灵验的咒语，而我依然保持着“芝



麻，开门”的愿望。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可以不断地提问，但是除非我自己的努力，除非我自己去开启，没有人会来回答我，来为我打开“芝麻之门”。

你们也一样。

旁 述

记录一个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电视制片人的工作，生活的片段，并且进行恰当的采访了解，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电视制片人是近十年以来，以一种国内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出现的职业。它的前身接近于制片主任，但是又完全不是。制片人的出现，除了加强对于一个节目（影视剧）的经济利益，行政管理，社会效益等等方面的制作要求以外，最重要的是，制片人分担了以往由导演一个人承担的艺术责任。甚至不仅仅是分担。导演在制片人制（以制片人为一个集体的创作核心）的实行过程中，正在放弃其个人独具的艺术魅力，渐渐退化为一个具体而责任繁重的工种；导演只是参加某个剧集之中一部分的工作，似乎不再为整个的艺术创作负责。

取而代之的是制片人。

这样的一种逐渐形成的“制度”，首先产生于电视台的电视节

目栏目。尔后延伸到了电视剧的制作。

当张纪中日益成为全中国,甚至海外最响口的“中国电视制片人”时,电视的这种现象已经不能够为人们所忽略。

在一种概念新旧交替之时,人们既接受了现有的现象,又混淆了旧有的观念,于是,在各大媒体,无论是报纸,是广播,还是电视节目,凡是涉及对张纪中的个人采访的,对他的称谓是含糊的,经常出现“张导”这样的称呼。

制片人与导演在电视发展到了今天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混称的概念吗?两者能够合一了吗?一种制度的管理,和艺术的创造终于可以水火相容了吗?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于张纪中的采访和了解,是直趋问题中心的一条捷径。作为当前中国电视界最响亮的名字,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参与制作的电视剧集,每一部都走红。在电视市场低迷,大部分为电视剧投资的商人们血本无归,扼腕叹息的时候,张纪中率领着他的电视集体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上千万元的收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侥幸的现象,它几乎贯穿了张纪中电视事业的十年。

没有任何的一种“运气”,“幸运”可以贯穿十年。

因此我们就产生了想了解的愿望: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过去?他的经历?他是如何做到现在这样的成绩的?

在一个人成功的经验中,“运气”有没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是张纪中十多年来的朋友。张纪中个人的电视经历,奋斗经历,几乎可以延伸到中国电视剧的十年发展。即使是十分亲密的朋友,在采访和了解他的过程中,还是为许多他自己也没有重视过的细节所打动。这是一件纷杂无绪,却有意思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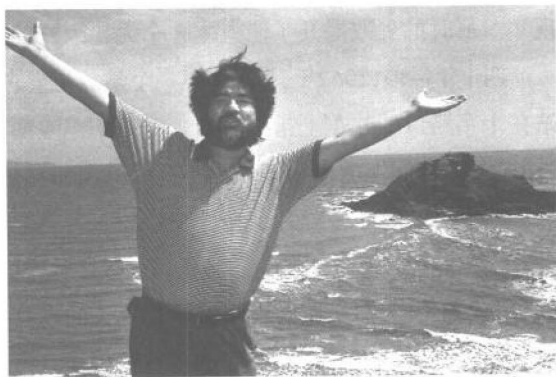
为自己借用“乾达婆”的名字,是来自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



的开篇释名。采访张纪中，恰逢他在筹拍《天龙八部》之际。我又极喜欢“乾达婆”这三个字，尤其重要的是，通过金庸先生的释名了解了这个名字的意思：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我不想做神，只是喜欢寻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香气和音乐都是飘渺隐约，难以捉摸的。

一个大胡子老头



一个风和日烈的中午。蓝天幽远地舒展，二月的阳光带来的仿佛是初夏的气息。然而这是在中国的北方城市，北京。室内御寒的暖气依然热腾腾地在燃烧，街上的人们大多还是裹着厚厚的冬衣。春天不加设防地在这个二月下旬的中午似乎突然降临。

张纪中风尘仆仆，从香港经由杭州回到北京。

《射雕英雄传》进入了后期，《天龙八部》经由张纪中的香港之行正式推向了开端。

阳光灿烂的2002年，千头万绪的2002年，依然是日夜兼程的2002年，在张纪中的生命中着着实实在在地展开了。

十年之前的1992年，张纪中尚在以一个山西“话剧人”的身份，进军着电视领域。

二十年之前，1982年，张纪中以一个年轻的电影演员的身份，进军着话剧舞台。

三十年以前，1972年，张纪中以一个下乡知青的身份进军着山西忻州文工团。

三十六年以前，1966年，张纪中以一个北京学生的身份不惜一切代价进军着边疆，草原，祈望兑现“一个贫下中农后代”的现实。那时的失败揭开了他人生一个无比绚丽的开端。

四十年以前，1962年，张纪中以一个学龄儿童的身份，爬树上瓦，站在十字路口的井盖上指挥交通，对一切危险而富有挑战，充满“神秘”，“控制”的事情表现出了充分的向往和热情。

五十年以前，1952年，张纪中一岁，没有一张照片留下他那时双目的神色，他光洁婴儿的脸上，没有日后连绵大胡子的迹象；他望向天空，望向奶瓶的眼睛将穿越漫长的岁月，在各种不同的失败和打击之下接近和了解“电视”为何物，辨别出他的事业和未来究竟会在哪个角落出现。

2002年。张纪中对于以电视为职业的行内干活的人，喜欢看电视的人，习惯了报纸、网络为新闻媒体的人来说，几乎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电视制片人”作为九十年代中国最初出现在电视栏目